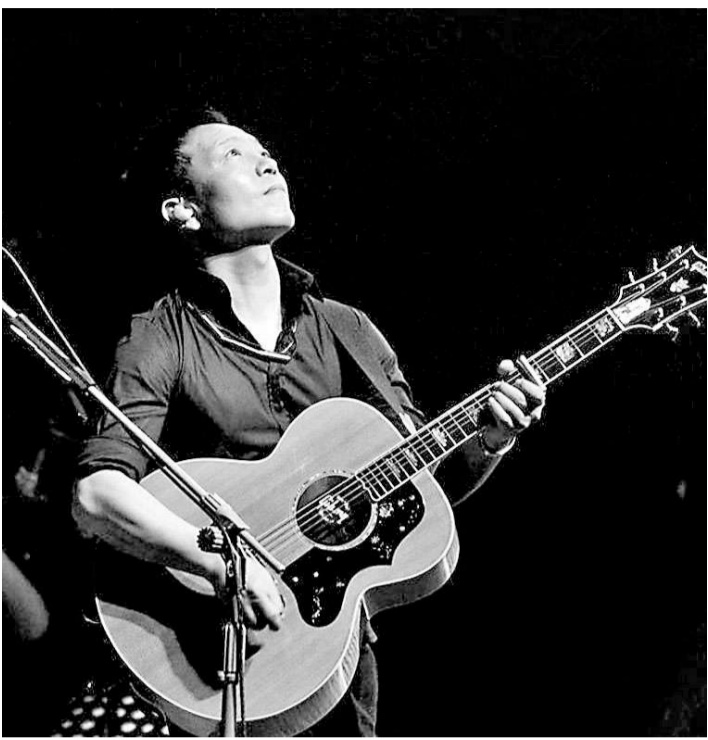


鸡汤总好过碳酸饮料 更好过心灵砒霜

◎爱地人



必须会被人往情怀的方向指引是一样的。毕竟，高晓松是校园民谣的领军人物，无论如今的他多么油滑，但都无法否认曾经的他，多么风花雪月。而许巍从地下摇滚歌手到文艺青年偶像，代表的也是一代摇滚青年的成长和坚守。作为从上个世纪走来的音乐人，在作品呈现上，肯定会有传统时代的纯真身影。

3月18日一早,《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》这首歌刚一上线,朋友圈就被各种刷屏。此等盛况,颇似前几年《山丘》和《平凡之路》被疯狂转发的再现。如果说这首歌在传播上还有一些瑕疵的话,那就是它没有出现在一个更准确的日子。因为就在同一天的晚上,与大众久别的老狼,选择了第四季《我是歌手》这个平台,与文艺老中青三代重逢,翻唱了朴树的《旅途》,由于相似的情怀,也削弱了《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》的战斗持久力。至少,在进入月圆时,已经成了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,还有我歌和老狼”。

先来说一说《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》这首歌。虽然从发行时间来讲,这是一首全新推出的作品,但实际上这却是高晓松一首压箱底的歌,因为早在许巍的这个版本推出之前,老狼和谭维维都曾经录过这首作品,只是最后才选择了许巍的版本而已。而“生活不止是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”这一句心灵鸡汤,更已经成为了高晓松的口头禅。虽然,在他个人最早的叙述里,这句话还是他妈说的。

但《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》成为今年的情怀爆款曲,还是没有问题的。要说情怀,这首歌确实有,虽然创作者的高晓松,如今早已经游走于娱乐圈、脱口秀、互联网等各种产业之间,变换着明星、商人、导演等各种身份角色。但即使如此,高晓松毕竟是成长于八十年代的文人,是由海子、北岛、顾城的诗,罗大佑和“披头士”音乐滋养的一代,再加上家学渊源,让他能够拥有一定的古典文学修养,所以就算他写歌时未必虔诚,但那架势和范儿,却永远继承了那个白衣飘飘时代的好传统。而且相比那些只会些流浪、远方、理想、姑娘的文艺中青年,高晓松的遣词造句和文字结构能力,确实看起来还比较高级。

《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》没有那么好,也没有那么差。从音乐制作的角度来讲,这首歌曲格局明朗开阔,尤其是曲后许巍加上和声的人声演绎,更有着直奔大歌而去的效果,也可以说这首作品从制作的导向上,它与《山丘》那样的自我发声、以情动人,最后一不小心被刷成了年度大歌不一样,而是从一开始就怀着广而传播的目的。

许巍和高晓松的组合形式,也保证了《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》的情怀效应。这和只要是张楚、李宗盛、朴树、李健、老狼等等歌手开唱,就

这首歌曲最重要的歌词无疑就是那段副歌: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,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,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”,为此也引来造句风潮,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恶搞。这段歌词算是整首作品最精髓的部分,当然听起来也确实够鸡汤的。

但也别看不起鸡汤,至少在这个充满戾气的时代,以及充满味精汤的音乐时代,这种心灵鸡汤还是能起到情绪的调节和缓冲作用。鸡汤再怎么次,它好歹还是有营养的,比起碳酸饮料还是能起些滋补作用的,更比被心灵砒霜毒死要好得多。况且,每个人的审美体质不一样,现在这个时代大环境下,动不动就炖弗洛伊德、柏拉图,或者里尔克和兰波这些大补汤,恐怕更多人会虚不受补。

《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》让人爱与恨的热议点,其实依然还是情怀这个关键词。在这个情怀被频繁消费的年代,情怀为什么成为热点,恰恰就在于这个现实社会中,已经很难有真正情怀生存的土壤。根据市场定律,有需要就会有市场,情怀自然而然就成了如今流行音乐的定制内容之一。就像去年的李健,今年的老狼出现在第四季《我是歌手》的舞台,就是这种音乐分众的需要。其实又何止是流行音乐,就算是现在卖汽车、卖手机的,不都会打着情怀的标签而行商业之算吗?

无论如何,《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》至少不是恶趣味,它也不是坏榜样,多少还能够带来一些正能量。大多数人在现实中肯定不会接受抛妻弃女、只为诗与远方的选择,哪怕爱死这首歌,每天循环十遍以上,听完之后还是该苟且就苟且,为了远方的苟且继续着眼前的苟且。但每个人心里却还是会为这种念头,留有一定的空间,在某个时段以想象的方式一扫胸口的郁积。即使最后要面对的,除了眼前的苟且,依然是六点钟的闹铃和七点钟的地铁。

这其实也是所谓情怀和文艺的特质,它不会带给你什么,也不会帮助你什么,甚至不会给你指引什么。它虚而无用,只提供情感和心灵的那些许慰藉,你被《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》打动,说明你还需要远方;没有被打动,说明你自有你的远方,而无须任何人牵引。但无论是哪一种,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”这句话其实,是对的。

弓与生同名 作用却是死

◎淹然

《箭士柳白猿》是徐浩峰的第二部长片,脱胎于他的小说《柳白猿别传》。小说里,柳白猿是刺客,目标是杨杏佛。到了电影,柳白猿是武林仲裁人,后来才有刺客的新身份。刺客,是另一股改写时代的力量,《柳白猿别传》说,他们终究还是成了受时代摆弄的棋子。《箭士柳白猿》向上一跃,虽然说的还是个体与时代继续的问题,但它展现了人如何面对相对约瓦全的世界,留存一份体面。

两个失败者与时代之间的“紧张”

徐浩峰说,写小说是为日后拍电影。也许,他将小说当做电影大纲写?他写柳白猿与邓灵灵(对应片中月牙红一角)了断,一柄飞刀扎在后者的镜面映像上,太有画面感了,徐浩峰将它留在了电影中。但原著是柳白猿一人的成长史,借陈凯歌的话,其余角色如洒出的一把珍珠,是柳白猿生命中的匆匆过客,缺乏与主角的黏性。于是,徐浩峰捏紧了人物关系,多出了这些牵绊——柳白猿与二冬,二冬与过德诚,过德诚与匡一民。

现在,他们的关系如一张密网,电影不至于松散。当然,徐浩峰自己也说,相比动作,他对人物更感兴趣。徐浩峰以写武行闻名,但《柳白猿别传》写了一段民国秘闻,庶几与武行无涉,电影中,他将柳白猿改造成武林仲裁人,又添写了另一组习武之人——匡一民与过德诚。只不过,这二位如今各自辅佐一位军阀,显现出更深远的时代脉象——武林与政界的纠葛。

论人物的丰厚性,电影有胜过小说之处。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,弓与生同名,作用却是死。柳白猿的故事,说的不就是这个么?巧的是,柳白猿正是一个箭士。弓箭赐予柳白猿新生,却令他卷入险恶江湖。他是一个武林仲裁人,却要去做一件刺杀的事。

赫拉克利特的话,说的正是这样的“紧张”。生与死,成与败,从来是紧张之事。

更重要的是,柳白猿与匡一民被结构成了一组镜像。柳白猿以弓立世,经历了月牙红,他失去截断武林的气势,心念塌了。匡一民以寻获明主为志,经历了杨乃兴遇刺,他才知,自己是无才无福之人,心念也塌了。这是两个败者的故事,他们都输给了时势,这是他们与时代之间的“紧张”。

徐浩峰的焦虑是艺绝人衰

柳白猿与匡一民,只有眼前路,没有身后身。



没有身后身,也是小说的结局。柳白猿眼前一白,身体消融在火光中。再看电影,柳白猿的师父留下一段话,他说柳白猿学会了射出去的箭,却没学会射回来的箭。月牙红与二冬,将柳白猿逼向一处死角,柳白猿便一头栽下去。这不是在说,一个男人如何面对女人的问题,而是一个男人如何应付这个世界的问题,如何应付所有的突如其来与无缘无故。

不过,徐浩峰给了他们一次回头的机会,为柳白猿与匡一民加了一场比武。此片为比武的意义指了一条新路,这里没有正邪之斗,也不争名声,也不争女人,争的是一口气。匡一民感叹,满世界的人都在追求投机取巧,比武是不多的,没法取巧的事。片尾的这场比武,证明的便是这世上还有人懂得纯粹之美,愿意将自己的时间交付给纯粹。

生活,总是令人失望。徐浩峰的一系列武学口述,反复说了一件事,老一辈的好东西终将忘掉,被辜负。就像电影里的过德诚,他以为自己有了别开生面的武学领悟,但终是自欺欺人,更别说,师父的本

领,他也没接着,或者说不想接。徐浩峰的焦虑,是艺绝人衰——没办法,这也是现实。所以,他需要安排柳白猿与匡一民来一次比武,告诉你,人还可以亮出这样的神采。

以迟缓之力朝向高速时代

金马奖当年给了《箭士柳白猿》三项提名,改编剧本、动作设计、原创配乐。这三项,是导演风格的显现。

动作设计,徐浩峰以真实拳脚入戏,最终剪辑呢,也不是香港武术片惯用的构成式剪辑,要么长镜头,要么只留关键几招。原创配乐,《箭士柳白猿》挪用管风琴,其后,《师父》移入电子乐。配器新鲜,这是面儿上的,底下,还有民国时代变局这层意思。改编剧本,徐浩峰着眼的,是人物关系与叙事结构,这两处是一定要动的——当然,这也是任何改编剧本的关键。《箭士柳白猿》的叙事,留有写意画般的想象空间,原著如工笔,一目了然。视觉表述上,水果店那面变形的玻璃,端的是—处妙笔。

通常讨论徐浩峰,重在他捕捉了一段逝去的武林。旧日的武行、人情、世故,倘若遥远的传说,因此,徐浩峰给予人的刺激,首先就是一幕幕人文奇观。他说,我们百年来的习惯动作,便是诋毁民族优质,那么,他的小说写作与电影写作,就是要重现民族优质。但这不是大众共识,徐浩峰的作品,大多数人估计只当传奇来看。

徐浩峰的对白,往往颇可玩味,《箭士柳白猿》——你能切直箭杆,便会善待他人,《师父》——男人对女人不重要,女人过的是自己的生死。但对白,也是徐浩峰为人诟病的一点:一,说理与玄学太重;二,所有角色的口气都一样。更严重的自然是第二点,至于第一点,只能说,这是徐浩峰的风格。玄学并非致命,日系推理甚至有玄学一派,问题是,徐浩峰日后如何拿捏好“玄”的分寸。

倒是徐浩峰塑造的人物,无论行事说话,往往有极好的分寸。柳白猿与月牙红这一段情事的结局是怎样的呢?月牙红如一老臣,随匡一民而去,柳白猿只是一路目送。二冬最后与柳白猿相遇古塔,柳白猿问她来干嘛,她说,看一眼。过德诚完全可以用特务手段对付匡一民,但起初,他选择的仍是比武。这是徐浩峰心里中国人的“祥儿”,但多少也是他对眼前人事的厌倦吧。尤其是这些年,人与人之间越来越激烈,不留余地,不懂照顾人心。

航航说,徐浩峰贵人语迟。徐浩峰的作品,往往也有迟缓之力,朝向这个高速的时代。

烂片那么多 “金扫帚”不易做

◎韩浩月

今年的中国电影金扫帚奖,候选的片单实在过多,多得要溢出来。3月20日公布的获奖结果中,《从天儿降》、《恶棍天使》、《栀子花开》被评为“最令人失望影片”、《奔跑吧兄弟》、《爸爸去哪儿2》、《爱我就陪我看电影》则进入“最令人失望中小成本影片”名单。

中国电影金扫帚奖,进行到今年,已经举办到第七届,这个由《青年电影手册》发起的中国唯一烂片评选奖项,每次公布评选结果,都会引起业界与舆论关注。烂片那么多,为何这几部得了金扫帚?

哪怕烂片成堆,也总有那么几部特别扎眼,专业的评委与普通观众,都能够直截了当地把它们分辨出来。但常有烂片会在市场上获得高票房,而且有时会达到惊人的数亿。这表明在目前的市场上,存在一个阶段性的现象,作为消费者的观众,在明知道影片难看的情况下,还会走进影院贡献票房。这当然不是中国观众天生爱看烂片,而是烂片掌握了除了创作之外的其它秘诀,比如被说滥了的情怀,比如明星组团带来的粉丝消费力,以及社交媒体上五花八门的营销,反正通过电商渠道购买的电影票也不算贵,观众进入影院观看这些烂片,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归类于盲目消费。

吃定了观众会埋单,一些烂片在立项、拍摄、制作、宣传时有恃无恐,根本不懂电影的人,或者对电影理解特别肤浅的人,都可以钻进这个行业,趁市场之热“抢钱”。在这种心理促使下走进院线的电影,基本丧失了电影应具备的品格与质量,成为胡拼乱凑、重复山寨的代名词。因为它们根本不是电影,充其量只能算“在电影院公映的劣质视频内容”。



这些电影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一点是,与创作相关的立意、创意、情节、人物等等,都糟糕的一塌糊涂,偶有一部电影在技术层面上勉强说得过去,但也完全被逻辑混乱的故事搞砸。严格一点说,它们已经不是烂片,金扫帚的评奖也在超出评选烂片的范畴,变成了向“非电影产品”的宣战。

烂片的定义在被刷新。曾几何时,烂片并不是烂到一点儿也不能

看的电影。这几年的好莱坞也深受烂片困扰,一些在美国本土票房不理想,到了中国之后却被认为是还不错的爆米花电影,比如《忍者神龟:变种时代》、《明日世界》、《诸神之战》、《环太平洋》等,平心而论,这些好莱坞烂片只不过是手法老套了些,元素单一了些,但在观赏性方面,仍有一定的吸引力,是可以勉强借以打发时间的烂片。

香港电影也制造了不少烂片,比如著名的烂片导演王晶,就拍摄过诸多质量不佳的作品,比如《未来警察》、《大上海》、《澳门风云》系列等,但这些烂片,多少还守住了一些“香港制造”的底线,能看到点往香港片的套路,能唤起观众隐藏于内心的那么一点儿情怀,甚至有一些观众,既喜欢王晶拍摄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好片,也喜欢那个时期他拍摄的烂片,这充分说明,烂出了特色,烂出了风格,这样的影片也能够填充市场需求,有其存在的合理理由。

而纵观今年的金扫帚获奖名单,我个人除了对《恶棍天使》有不同意见外,其它几部均有百分百的理由获奖。这些“产品”的存在,是对电影——这一带有梦想色彩的文艺作品的一种冒犯,是对观众的一种不尊重,是朝阳产业下的阴影。它们有着极强的破坏力,会吸引急功近利的电影人效仿,推出类似劣质产品挤占市场,会让那些真心想要创作好电影的人灰心丧气,会让人们不断怀疑自己的电影审美,也会造成从创作到产业,从上游到下游的恶性循环。

金扫帚奖试图捍卫电影的尊严,因为影响力还不够大,它对于电影产业目前所能起到的作用,只相当于注射了一针消炎药水。但它年复一年地举办下去,实际上等于在一次又一次地阐述电影常识。